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金燕
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
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
時城新創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教命下
始正儒師復官學廟事孔子歸墟垣四侵地勒石具文
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
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

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秦定三年今大尹
曹侯上視廟設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案偕然後
大家富室合貨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徒
者有焉施之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搆
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安靈惟肖威儀
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
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
中遇僚金魚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外造與南
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
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擯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

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倍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
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
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揖讓俎豆之為懿顛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
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
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
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
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朕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
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處樞衣在廟將見魯鄆之
美矣若嬰頴達宜所不道矧衍發卒之徒哉夫儒者之
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
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
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
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
氣同由上文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
肄業有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俠承宣之志者必冠

上或有不
紳字

而起矣提舉學事

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
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
薛讓警巡按院兀都賄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
為言正究邠沂鄆四公配食東鄉位其末請遂為銘詩
不詳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崙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
不耒極子誕敷文德新都育嗟辟雍我璫弁之璫濟
尔象犧錡尔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
度咸若海輸維柁河浮厥栢是尋是斲虞庠嶽式光

我土國云一作聖儀，玄紘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芻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義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臚仕。以媚于天下，有鏗華鍾。路鼓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顯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王士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住。

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寔。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年間，人俗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固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民之罪哉！國家覆被，承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泰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子弟老幼，不日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綏服之內，密迩天子，聲名

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廢習雜好以迂其耳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應君總管君協恭在官勸民以學子脩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筮辱奔走而在於祖豆措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制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

貫用食工米麥凡二百一十石縣漆黝堊陶瓦材木磚石篋桌之具輪山航流無胫各致二君才譎之施於民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栢嚙、淮水中滴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顯者民田、宅、奠居飽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費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胄而不弁今天子聖俊又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還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詩書禮樂嗶焉古聲嗶、簞歌瑟琴侑薦豆籩求

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々二良
民庸作民維同鑄辭伐石上于考功

光州達魯花赤烏馬兒公去思碣

初內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于
今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
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未治光々旬淮右民物頗阜壤
土衰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恪姦恬紕信索民
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勤制廉直急官事猶理家凡
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累紙尾唯謹
德濟洽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燁然為淮蔡

釋首淮南北聞公名靡不爭為鼓舞以故農職畎畝民
就禮俗健肯見一作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
之聲相聞氓負襁子來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
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群無賴疇相詆訐者
以產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徵譽毒民左徂右掠不得
則死繼之民緣是往々破業甚則決身劫虐之吻訟連
蔓殺歲公惻然為建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
雖前日之跳踉俸望者亦莫不奔走來同焉茲非所謂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太定丁卯冬公為州之五年
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壙墓而公始以終更罷光

人之賢有言者持狀未取文以表公惠嗚呼世之吏以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視先王禮樂教化為腐樞則姑汲々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蓋異等矣述其埋道參之古能更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尔先子為政於此州々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整安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構榑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其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々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尔先子為政于

此州亦又以文名于時尔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
駿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
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
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
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
郎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式武宗
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常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
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正
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
封啟聖王母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

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々
必有所師々莫若聖々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
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
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
飲食給於田蚕弋釣之力工簡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
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
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
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々速也如此誣天
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
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

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
其載築雅、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
為群而即於倫地埴萬類同仁于天匪言莫宣匪文莫
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
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
州易教作廟維喬榑桷梓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
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
鏘其神洋洋、肅茲顯蒙闔而日章維嶽諸谷會流為潢
南薄其郭州名為光、在址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

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
一作德勸我民豈忘之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奠五方之地而名神於其人於其人三字上風雨
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庇癘焉南岳祝融之
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萬物流行蕩摩
又豈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坤北旁磚扶輿
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
則固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

禽代祠衡岳且辱祖白祀之誠矣知典禮成秩無文
岳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
也國家以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
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谷
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于天下者不禁也
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火爽於禮禁廟無
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恐不因其俗而順悅
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
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眾當病若
有物憑之者自言尔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

不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公萬戶摠使府副使劉
宗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
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
門者為列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于其中外鑿
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石缸周為繚
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
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
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
愷也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

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疢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
食汝兮何報鼓以獻一作夕牲兮蘋芣未連舞兮樂予廟翼
翼兮邑一作予趨載擊鼓兮問年杭盈疇兮秣盈田富
壽愷兮衆咸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
汝兮多來年記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神威在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曆朕慈仁儉勤思與元一共迪
天休惟浮屠意義廣大廼嘗詔詞官咸秩厥祀凡其徒
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太定宣政使臣月魯
鉄木兒以福建平海頭陀禪師行業修著宜錫恩渥謹

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
生一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弥戒又七十五
年而歿歿三年而葬一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
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
執下禮字於靈應師再參諸毗尼師不業泥不拘無有障
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發
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江一作者即測然曰是必
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颶母溺又嘗為壞於海濱
水啣蝕壞且崩師魔以翼潮為縮云身衣百結木食澗
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蓋道益勤而心無怠年五十五而志

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一作粵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
水皆自高而下石錯出其間若駢布數伏迅湍回湫旁
折千里匯而為南臺江昔以舟楫比連大維為浮梁以
濟每潦漲卒至則維絕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將橋
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回圓通玄悟大
闡師李公聞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
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盡其力閩鹽轉運使
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年得錢為費者數百萬迺
為墩二十八植材木甃密石納木腹而基之工未告具
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田嗣士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

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以積其贏資及故端明殿
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以爲亭北岸之東爲寺御
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
之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彌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
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崑崙堂凡爲庵爲堂爲院爲
亭爲塔爲陂爲埭爲杠爲大橋爲三門佛殿摠一百八
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
其功甚大先是師未歿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
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爲傳法本其所以寵
賢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

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弥勒之華嚴阿育
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
昧於此或離乎真或蔽乎物俚焉幾無以存其身而
大矣厥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
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以刻諸石銘曰

善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廼其徒
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
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好用行不踰閩人歡喜歌以送
鉢錫隨地成屋廬作杠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
萬視躄之護浮圖長杖下入龍蛟區磅礴山骨積重對

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等
師歸冥之衆為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負
一作椎齒生長耆耄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之無圯視
其郭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一

碑誌

皇元勅贈贈林學士杜文獻公神道碑



相之安陽縣王裕里有處士杜維山之墓既葬之六十
六年當天曆己巳皇贈處士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
勳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越六年元統甲戌皇又詔
臣祖常製其墓之碑臣彛書其碑之字以賜其曾孫臣
秉彛使刻臣受詔按監察御史臣蘇天爵序公言行之
狀為文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士少識
時變猶以業文辭規進取而公獨自霸州之信安辟地

河南維氏山中於天下書靡不讀，靡不記亦靡不見
其旨趣上下今古於得失否臧之患靡有不究其心皆
無^{一作衆}人^{一作衆}之存而若有待於世金亡顛顛暴殲以仕
者鹿兔走血氣不得寧而公獨間關轉徙以詩書從容
接徒汾晉間故中書粘合珪開府于相以書幣聘公至
獨教以緩利薄歛廣學內士興滯補弊以脩扞其民而
卒以基平宋之業會國朝歲己未世祖觀政江南至相
召公問計公對以謂漢唐以還天下之趨舍安危顧法
與食與兵三者而已國無法不紀人無食不命亂無兵
不守三者君之恃也今宋蔑之殆將亡矣以宗之將亡

而與之在聖在天命必得今者推策禁水師妻及下將
謀構其背而無縮於銳是勝車東馬而加繁定矣豈獨
上藥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上用之以賢公請可屬
以天用既賢如所云河南平即使，丞相徵公問其志
統當國報引避使康不見進臣奏起公為大者彰德懷
蓋等路提舉學校官辭不就致喻使仕則以後世雖
去古之世遠而先王之所以設施制度其取未先後未
嘗有異也今不能因天下而養若以變更後世之弊政
以廢先王之憲勢焉而已其勢豈易易^{一作易}一復古
其難哉不能意情倦仰以赴^{一作赴}之會仕矣從^{一作從}教

以儉海廢餼柱遺善淑於其真尚嗚嗚如也言若秋
其有可照寔公於志也其所兼有春秋地畧原委平卷
諸孟旁通八奉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義四卷極學未
恭得盡釋樂律說三千卷其大畧不以一身私寔而亡
天下國憂以爲不見其志於待事則將文以發其意未
不克用於時則將以垂諸今後之人用吾言焉吾國不
窮地當所爲作之意若此公之志可知矣始公之學也
有所待而遠一不得一施以止蓋亦遊世而不悔者歟其
清若此其仕一至於躬禘而警時審矣惜公之去而不

試于事也公氣貌魁偉義利憤憤望之儼然海祿器也既
變爵稱泮書身以相題良由十私不受術者書公居屋
下當有善善家人欲發視公片上每公去者書果得金
百斤觀公之將於二事之廉若不足歎然公之德也既
久其大者漸以無傳則其小者亦不得而畧也公以皇
光十年九月廿六日終于家壽七十終之日命諸子曰
既而當題我曰處士杜維山墓今皆起碑從公志也公
曾王父信並父植父時外母而氏魏孫氏後公光年率
村公墓子男墓人處思前禮平處墓郡文學處處縣東
昌路推官處墓墓女遺孝子公孫考年三人曰孫觀子東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其死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曰

明世后皇聞于天我征徂南樓其陳建我干旄于涇
之濱遠貽我車軌蒲殷魏公在野誰遠與謀學以待
世靡侗靡懼維世后聖聘公于遺后曰公賢庶幾其來
南國之痛我恭天紀鳳鳴在堂魚泳于記憶臣同盡
瘁以仕矧足藝哲寧不我有公拜稽首匪臣有辭降極
瘼矣民殫胥疲誰唁臣者而出恤惠大德受命昭假靡
遲在昔帝者監觀萬國法典食兵蒸民孔極宋嗜茂美
孰其可遠帝御六師以匡不獲同我髦士簡我戎行鈞
援鉞鉞以臨樊襄勿進而持勿愿于揚終其餒俘涉自
漢陽秦術斷異咸與之伍一作后納公言試靡有咸大

弱寇遊吳中一作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
江源間浙東路部使者薦之行省碑正安豐學再正建
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
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言屬御之也董公運江西行
省左丞復羅敷之省中會贖賊劉貴反使左丞將兵討
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
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據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
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
眷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悉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
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

欲發之公夜置火籍藁中焚之以滅跡賴吉遂安南行
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
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
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首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
德東宮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
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加奉議大夫
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
命節書文譯其闕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
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潤一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

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
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
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
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
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預
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
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
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
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叅議中書省事
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通奉太

夫歲終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
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為集
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
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為
文以紀之賜酒加賞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
署御名上命代書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
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
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
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
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

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
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芡漕監湯贈中奉大夫吏部尚
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
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裔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
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
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
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于六經以涵泳以膏澤叅之
于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
蔚乎其華敷鑠乎其古聲倡古學于當世為一代之文
宗者柳城姚燾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

未盡積厚而施寡微之于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棣從
公游及公考士又序第下列義當銘曰

於維公文益古立大沛厥濟世奠瓊震龍瞻曠力不克
蜚聲天衢名藹々位臻公卿拔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
神棍其馳學迺碩天藻披緝琢圭璧五十四年反玄宅

集賢直學士貢文靖公神道碑銘

天曆二年十月朔旦集賢直學士貢公歿于家越五年
為元統甲戌其子師讎來官京師以公之行治泣請于
朝天子贈公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廣
陵郡侯謚曰文靖集賢直學士貢文靖公族世里

居官次蹟業之實賜師謙以刻于石以寵賚貢氏之家
以勸朝著師謙知臣于其父宥有好也迺錄翰林修撰
臣李勣編緝之狀授臣曰先臣之生其有所自立其流
譽美於人其可以傳世而善後者孤不敢贊已雖墓有
碑實核嗣所以紀先人之德而飾其千古世子孫于無
窮者今幸得以承聖天子明詔以請焉其足以稱碑辭
而無慙者公幸張之臣叙曰公姓貢氏諱奎字仲章其
先大名蒲城縣人七世祖文以武德大夫扈宗渡江
繇鍾陵徙居宣城之南湖曰家焉曾王父大用王父應
寔宗承節郎以公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

追封廣陵郡伯妣黃氏廣陵郡君父士潛累贈亞中
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甫冠以詞賦試
漕司中程明年黜於儀曹即自訟曰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為己志己在於為人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
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乃力自學行詠歌息偃以忘
其年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獨愛公甚於他子曰三
郎和易端厚穎悟若過人者吾世有蘊德發必在是兒
也公年十歲輒能屬文已有聞於人及壯讀書并日夜
忘寢食於經子史傳無所不治於其章義辭句類數名
制委曲纖妙無不究詣於文章辨議閑放雋偉不狃卑

近必以古為題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初被瀾省檄為池
州齊山書院山長於更謁選吏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
欲引海內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才而待上
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於自立故不為非常苟易
之節而清約一作宏博之譽大夫士翕稱之大德六年
中書奏授公太常奉禮郎兼檢討上書言先王之制禮
雖節文有經而本誠貴質惟不蔽於禮之文而得禮之
意則可以對越而無慊不然煩為之節無益也朝廷多
採其議九年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大元年轉應奉
翰林文字階將仕郎預修成廟實錄丁秘書府君艱比

京師至家毀瘠枵然言不能聲太夫人見之曰尔嗣業
於祖從事於朝少而學壯而仕父母曰是將大吾家降
曲曰是能華吾鄉宗人朋友之望亦猶是也尔父不幸
死喪不有中制耶晚有不諱非孝也始勉之粥食以自
強啻延祐元年服闋起除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明年就官見列械署庭喬旁午走繫數人立吏持牘詣
公署曰是學校吏報事愆期者公斥之曰金穀勾稽犴
狴木索賤有司事耳吾以天子命提舉儒學教吾職也
刑奚以為恚命釋繫以械屬縣官大書其坐之屏曰讀
書之中日有其益飲水之外他無所求與諸生謂說文

義為師弟子揖讓周旋日匡坐堂上人見其色和其容
謹其言繹之有理輒退而魚處聞其戰咏之音若程工
督計者故士之屨恒滿戶外其及門者亦進不急以止
五年遷翰林待制預修仁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帛有差
至治元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以居歛
氣下聲昆弟相顧白首怡然鄉人皆樂與從之游至於
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
見懈色於資之衣食給物雖頻未嘗有所吝惜太夫人
病竟夕立床第前聞太夫人咳息之出輒倚氣喘戚若
以身代然者泰定元年太夫人卒二年復起公為翰林

待制進承直郎四年秋七月無錫賢直學士奉訓大夫
秩從三品天曆元年文宗即皇帝位冬十月上親祝香
幣命公往祠址岳淮濟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
以疾歸卧於家至十月朔謂其姪師文曰吾夢夜賦詩
有云竹樹蕭蕭夾泉石又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祥耐
何語竟漉然以歿公有智識慶量人不見其崖浹凡再
與師試文衡一為廷對請奉官所取士多知名于時其
所第甲乙人或服其平允其為天子代祠之使者再其
攝大禮使侍天子祿太室者一皆肅然靈神虔致上意
為使而不改於貧賤不煩於有司攝官而竣事無違禮

是皆公行之微而世亦不能及也然公負有為之志不
得意見於事於勢利之會又不求祿以投合取顯以其
故終於館閣文章之職而人之彼其澤者蓋歎嗚呼此
人之所以為公惜公之所以為公者如此而臣以此悼
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
四明袁楠巴西鄭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
士若臣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
而非私也公以歿之明年正月八日庚申葬宣城縣射
亭鄉生田里之原享年六十有一母夫人李氏追封廣
陵郡夫人配張氏封寧國郡夫人追贈廣陵郡太夫人

子男二人師謙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師恭由胄子試中
程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師晉江洲省掾曹女一人適
阮壘孫男三人高山奴吳山奴萊山奴孫女六人其所
著曰雲林小葉曰聽雪齋曰青山撰吟曰倦游集曰豫
章葉曰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晚年粹擷
諸禮書為一家言未就而卒今師謙師恭皆孝弟純篤
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磨礱灌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
方未艾也論次終始作為銘章豈特以榮貢氏以慰其
子孫以勸後人以昭其鄉里哉特以昭聖天子褒優儒
臣之意以垂盛世之鴻懿也謹再拜稽首為銘以獻曰

貢氏來北肇自武德蓋其終威一作威自鍾陵又作微光被南國有善自身乃開承節繼述綿其承有奕祕書有子以文起仕奮跡太常旋書帝制有疑其容老眠萬里大聘現辭綜締經史始來玉壺騰聲其駕惟長左右惟同在亞在側惟僚相頌歎訶公夷坦弗矜愈下銓數再試士曰子歸讀卷廷中帝曰子依淮濟吳越四周所履公馬駢持幣奔走神欽公處著衽以茂式久在序侍從之班告疾歸止幾供于閑竹木以居南湖之山公出公休鄉人頽廩餘者粟與黨及隣屋藏有書遺其後人素領丹頤憤焉以悒言咲在耳乃哭于帷維

公德善歿不見其窮維公所著傳不見其終有嘉二子且用未極其從維儉于庶躬永也其鴻刻銘墓宮暨江之東有萬子孫紹美于公

大元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張公神道碑

公諱昂霄字雲卿姓張氏其先世居定州五代時晉高祖割燕薊諸州賂契丹又徙真定民以實平營故今為平州人金末擾亂世謀無所稽祖伯韶有文學不仕讀書授徒為鄉人俎豆師生鑑為海山縣丞有惠政娶聞士程雲卿女有子三人長即公次冲霄仕平州酒稅

醋使以卒次平霄副鎮江丹陽酒醋稅務歿贈官從仕
郎保定路易州判官公力孝悌尚學術敦慎以睦宗族
子姓稱賴頌一作無有間言國初檄文臣詣都邑試士人
學中程者復其家公首以詞賦備選至元七年辟署平
灤路轉運司知事十年階前資提舉北京平準行用庫
克勤厲守咸一作較秩一作然有聲終更序績遷管勾濟
民鹽場顧子弟曰曲直有施而莫盡材子豈能僂仰中
哲匠繩度者而或予強也惠幼禮長葺力食生知天德
自貴於物而行苟不作人道殆其盡於茲已矣必仕而
為榮為得祿哉于是居閑益講詩書六藝之學置諸生

左右撫撥前聞分釐辨對俾達所趣內熙外易愷々胞
胞對客燕坐語及古今人物賢否事後成敗利鈍若冰
斷縷續悉有左契每臨筆為文辭必緣情稽類不峭澀
艱遠而夷然有古作者風意歲時從容課僮僕治生業
往來里閭十有餘載無忿氣無慢容殆依々乎厚德君
子也以至元廿五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考終于家享
年七十其年十月某日塋平州西苑家莊之原子男九
人長諱景卒海山縣酒稅醋使次諱某早世次諱昱同
監昌黎縣酒稅卒次名昇今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
為時名臣次名昆承務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次諱曇

少知好禮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弱冠為兵曹掾聞其師
滕司業卒中山謀請臨哭其喪例不許因棄掾得就哭
還金教務自多學記覽以博其用而不幸亦卒次名晟
承直郎真定路藁城縣尹次諱晟既冠而逝次曰旦承
事郎遼陽行省照磨官女一人適士人劉源男孫凡十
有三人曰璵監安豐路霍丘縣酒稅曰琳學而未仕曰
山童天曰璵將仕郎章佩監知事曰琦從事郎隆鎮衛
千戶所知事曰琪甫冠卒曰仁童曰居安曰鯨川皆天
曰瓚國子生曰曉未冠卒曰珪曰琢幼而學曾孫男三
人曰紹安慙兒范陽玄孫男三人曰玄孫聞孫定孫皆

幼女五人長適周監馬城縣務趙簡先卒次又達簡次
適遷安趙錄次適大寧楊誠次名賽未笄卒曾孫女二
人曰高曰順玄孫女一人幼未名恭定二年以公子昇
時官階二品例推恩二代繼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北平郡公妻程氏追封北平郡夫人
公皇贈中華大夫河南江址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北平郡公初妻白氏卒繼室故元帥龍德讓女宜
家訓子成其內勳而先公十九年卒追封北平郡夫人
再妻夫人妹後公二十年卒國制諸夫人當封者格止
一人昇以妻封後夫人龍氏得請亦追封北平郡夫

人成禮葬公於禮也至順四年春集賢侍講學士昇以
狀屬其門生馬祖常祖常雖不獲拜公而辱公子昇知
最久跡其尹汝而焚禁書以全遺業治越州忤權臣以
這民賦及數應臺省則又有獻有為而公之流聲遺澤
可攷而知矣嗚呼燕營間山川磅礴壽積之交鍾而為
人者發舒靈藹固有明而豪傑瑰瑋之器世恒見
之豈不以其粟之厚歟公生當草昧之初能知讀書業
儒而躬不食其較殆所謂粟之厚而未顯者也不然胡
寧公卒甫三十年而張氏之門躋膺仕紆章綬者克然
滿廷耶是豈特曰公之緒以知公又將驗夫燕營間靈

明之所鍾也迺為之銘曰
有燕營陬有鬱平州藹其煇々孰涵以收張氏德門實
會其休王父伯韜肇茲善慶間闕以生乃起厥聞積厚
而微勃焉其奮寔生縣丞揮于惠政世濟其美伊自公
始既穀既官而屹其止曰熙曰勤以泚有子維德之徵
爰受多祉後五十年燁其有侈于公于侯籩豆承祀綬
冕車服馮奕奕々昇也履之公實啟之有封馬鬣神安
居之本執法々迪尔後昆矢詩貞石式昭覃恩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二

碑誌

致仕禮部尚書邢公神道碑銘

恭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事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
 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
 温毀瘠纒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彞行狀告其友浚儀
 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飭終之禮庶幾無悔温不孝
 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托於子焉按狀公
 諱秉仁字守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真擾中
 夏士族譜謀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

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
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
有政事材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
尉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
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
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
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曹屬進
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攷授承務郎平江路推
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鈇冶等提舉俄遷承
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

院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處鈇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
外臺各以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
總管凡十選以禮部尚書致事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
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
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書直辭贊叶上下議遣
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飢衆難之公請異日有
擅發罪秉仁額獨坐萬齒斷疑誤待舖以活者不可
指戮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程功礦火悉給
縮費殖債以利于農治辦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
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

命黃河以北道南政廉司事建公神道碑

相州安陽縣之遺氏有起郡掾為命黃河南北道南政廉訪司事以政者韓思恭以吏治見於世其葬在安陽之吳村原葬之三十九年有子天綱亦起憲府掾為監察御史乃始請刑部郎中蘇天壽狀其行拜而乞銘于浚儀為祖常其序曰遺氏世家安陽金有徒磁之洛陽者諱康文仕至禮部尚書別為滎陽趙氏其留安陽者族世遠不能譜公曾祖諱德仁生溫仁生仁起家同知鈞州公鈞州之子尚書之從孫也少讀書通其理配得失之大旨尤愛治刑名書律欲以其所為思一有所奮成名蹟于世當是時天下甫定權貴人多出功戰為士者寡公獨於問學辨說法制數度上下委折之微有足徵者年十九聲聞于鄉郡侯高鳴辟掾郡中稱其廉平久之貢中書刑部曹轉大司農掾其立志施事詳於利人而畧於便己以故一時名公卿咸禮譽焉至元十六年始官從事郎宣徽照磨管勾架閣未幾為主事尋陞經歷宣徽掌凡內饗外饗天子儲后侯王卿士食飲膳羞酒醴酺脩醢醬之共事素叢劄公在職十年所為問義理何如不毫髮顧計然考鞫索以叅核出內姦弊無所遺臺臣上公之材擢拜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司判

無所遺臺臣上公之材擢拜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司判

官階承德郎居官號為辨治入拜監察御史時山北歲
凶公請亟發粟賑貸廷議檄公施行至則施民所宜便
曲凋繼之賴以活者至萬數人其所論於上多同列所
不敢言者其已嘗言則不綴以言曰無撓法害治足矣
然排幸貴黨倭為獨切所言有以儆世者歲二月八日
京師迎佛解祠于城西流外諸司集與其後織染局使
儲普華倚時相受賕公糾以法時相怒召公政事堂詰
曰國家歲祠佛以徼善利若獨沮不虔邪公具事質從
容論其罪時相為歎息許之俾治如律先是宰相以戶
曹金穀工曹典後簿書浸溢吏滋多不法請御史雜治

之公分治工曹蓋累月而後理或曰君敢為而能敏今
若此何滯緩也公笑曰是固人之所易能也而我則不
能且是舉也朝廷豈以為他亦曰慎財用黜冗節浮而
已今不深察其源委而苟簡以為之人雖以我能敏後
有不勝其弊者已而果用文吏覆覈無鈔銖舛衆始服
公識憲之周密也除大司農司經歷轉奉政大夫嘗與
其長議務農重本十事入陳上前上獨顧公令即施行
之廿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司擢公兪河北
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頃之移燕南河北至元貞之
間四海久平繩吏法寬縱吏相習為沉浮幸終更去或

按一吏則郡詆以刻暴職是事積不治而蔽日以及民矣公僉事兩道約其民以聽古靈陳氏之訓按其吏獨嚴法無所假恕聽其訟必詰折得其情所為者使自服訟以故少人以故無所寃其巡察都邑必躬率博士弟子負謁孔子庭升堂誦說導以禮治以故其所至不獨吏有所畏而民亦樂有勸焉其事親能得其歡其遇人和易質厚不為畦穽其處宗戚疏近有恩於其先世田廬獨取其饒弊而完饒者推以與諸弟姪於孫人之窮汲汲若有不獲自奉衣服飲食尤儉以約既老讀書不去手尤喜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

是真臨官治民事君日益者故其後為論議措之事為多為世所稱其嘗所慕好者魯齋許公靜脩劉公恣當世豪傑校持之士其嘗所薦引若保定郭貫張仲實澄陽安祐沼水劉賡者後尤有聞于時其字仲敬其壽五十有八其歿以元貞二年十一月望日在大名之官舍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八日其妣張氏其配焦氏焦金世大家代有聞人後公廿五年歿壽七十合葬公墓其子男三人侃早卒天綱由御史大夫掾為淵東廡訪司經應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入拜監察御史清慎端慤為世名人天經補公廡主獲嘉縣簿調真寧縣事卒女二

入遠主簿王尉瀾西廡訪余事傳汝璜其孫男三人曰
植天曰構為江淞行省掾史曰楷讀書未仕孫女一人
適士子曾某嗚呼三代警宋末廢教養之制此壞人
不得成其材久矣漢以來時有赴功立事之會則材臣
辨士技謀知諛之人比蹟同世若恒有餘時或至用無
其會則往之現偉雄奇之人亦且無見於世蓋其窮既
委逸於草澤市里之中者豈少哉若公之材識器術及
其德善如此且當赴功立事之會嘗有位于朝而不得
極其志以駿暴於世抑豈非其命也夫然公歿而有子
為名御史嚮時用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若公者

亦可謂特見自立之士矣銘諸石使知公之不大顯以
極其志也銘曰
時需厥人用或乖應適其會否能諧公躬智藝稱世材
戮聞秋官擢中臺驅馭也域勳獨射蟠信瘦甦培厥哉
謂極其志迺中摧其生可嘉死足哀有懿孫子瑤與現
殖是福祿公所開忠名孝績宜無涯噫乎公乎鬱余懷
山朝于齊下維隈刻碑高原貽後來

勅賜贈恭知政事胡魏公神道碑

皇帝御咸寧殿御史大夫臣某侍御史臣晉化奏言侍
御史臣曩服勞官常夙夜殫忠力以稱所使蒙陛下器

遷為臺臣秩第二品得贈其父官中奉大夫職江州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勳護軍府魏郡公蓋所以慰寵
胡氏以昭其先人之善者既鴻奕已臣彛將叙緝其家
之望郡系世及其父祖妣之休聞實澤刻書于碑圖以
不泯以侈陛下之賜以責其鄉里以勸其後孫子於亡
極彛惶惧未敢以聞惟陛下哀憐之制曰可乃勅臣祖
常為製其辭臣昧死叙列以進曰胡氏遠出于舜周武
王時有封於陳為舜後者曰胡公至春秋之世楚滅陳
子孫轉徙因氏胡為肇姓其後仕於漢曰建曰廣者以
勳名著應魏迄唐代有聞入金之末鄢陵之胡氏徙相

州之安陽縣公諱景先字彛明相州安陽人也少端默

有遠操內自備節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守謂竅一作竅

術術求榮不多於竭力以供子職枉已逐物不賢於隱

居以遂吾志故事親為學力田業生以終其世於富貴

寵炎未嘗動于意兄歿侍寡嫂岳尤盡禮畜其孤某如

己子里人有貸錢為本業子本相將至萬千數貧莫能

償主責之棘戶自經公捐貲與償之里人謝為券質公

所公火其券歲大侵出廩實以賑其鄉既匱又賣田繼

之至熟人將酬之不受隣有喪子弱貧無所有公為具

飯含衣被棺木以歛藏之恤其孥既長俾有家願備以

報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問人嘗具饌奉公肉食而甘名庖人問之曰燔能澤濡能燠味莫是適庖對以法上下釜皆新鑄合肉其中密其款頂跡加火焉公曰毋得釜損乎味于適而器于弊吾弗忍其平居恂恂恭謹遇人無戚疏豁然無機噎或欺罔之不以變春秋高矣出入閭里嘗却車馬不御典故人父老游或具几杖亦不扶以故鄉人皆德其善而嚮其莊不忍以字稱之尊之謂翁其長者語其子弟必教以公為法曰為人若胡翁足矣其歿也惴寡饑饉難亟患阨之人相值必曰胡公之亡俾吾無所控恃

政和元年二月六日方與親戚高會言笑如平時忽舉手謝客匡坐而歿得壽八十以其年五月十日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初封奉訓大夫載封朝請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累贈魏郡公夫人王氏亦鄜陵望族慈孝貞靜處親戚遠近長幼閭盡其宜嚴饋祀親紉縫澣灌至老而無懈容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其材拜官于朝閭里以為夫人榮而卒不見其喜曩官題以貧匱不足於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曩居魏公艱服起除拜陝西行臺治書御史辭就養夫人

上之曰侍西臺臨四省四憲朝廷以為重地且秦中歲饑是辭豈義之急病讓夷者而忘而父之訓耶後公三年六月六日卒祔公墓累贈魏郡夫人臣嘗銘其壙子一人曰彛由丞相掾起家為工部主事官十轉為中奉大夫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曰規兵部曹女三人適鄭某王某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敬伯侍儀舍人柏壽尚幼孫女二人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樊某臣嘗聞彛為河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河南大饑使告發廩者如繹省臣以格未即許彛時代荆省贖迺專發米三十二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為河西隴右僉憲隴右地極遠

往關畧乾浚無所顧彛按撫繩姦賊墨坐者十有一人釋濫繫者八人浚贓四百五十萬緡其為右司都事有以西域僧卜兆言釋重囚以解除者中貴人傳旨引富人子嘗死者至內廷將脫械彛白宰相置之獄其為御史為員外郎左司所言於上悉同案所不能且不敢言者臨事裁決引大體畧細故矯無所屈又聞其為尚書戶部也天子入正大統故典親王宗臣庶官衛士錫予之數為金幣穀幣以萬計時決月間舉故典者再執事者請括金民間以充用時廷臣多是其議彛獨以為不便乃稽諸內府之隱覈郡縣上供之實與內帑

歲積之美不給則令益高入銀以准幣大朝會遂無闕
事臣攝官御史中丞知經筵事實與彞同署又見其闡
翼憲紀糾繩官表入侍講幄考質經義究觀前世之變
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必委悉焉此彞之事臣得之于
目覩者士論咸以誦彞而彞之語臣必曰魏公之教不
敢忘嘻觀彞之事而質以其言蓋可以知公矣考諱用
璋疎達明信不肯為自欺以德行化其鄉曲隣有棗樹
秋歲實積墜舍傍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與人交不矯
矯以異亦不翕翕以同以故人莫能親疎之居嘗自號
曰陶然翁嘗語公謂胡氏之先世大業有緼德未幾當

後有食其報者至彞果顯用為賢臣妣祝氏脩身理家
有懿則其智識德量過人遠甚畜馬有夜盲者僮擅面
謗市人取直以媚夫人遽還其直且謝曰僮不以實言
而輒汝紹吾不忍也以彞貴皇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魏郡侯祝氏魏郡夫人嘻觀公考妣之事
而徵以公之善尤足以知公世德之遠哉初吏部與其
弟第起鄆陵提家北絕河來相弟第皆還鄆陵而吏部
獨考室於相焉其先嘗繼為宋金顯官而天興剽奪之
餘雖鄆陵葬有塋有碑石剝泐文不可識故其世莫
得而詳然胡氏陳胡公之後於陳氏國分姓也昔漢陳

太丘之仁鬱抑于當世而紀謀群貴顯者數世豈秦魏
公之先既有榮名而子孫逢時不祥又有賢善晦德如
太丘者乎不者何後世之碩大蕃興若是且又知彞之
孫子貴顯尚未艾也臣奉詔以國子博士臣沂原大敦
懿之狀考公子之所履以求公之世而得公之言行如
此于是謹為之銘曰

周有胡公賓玉續聖陳墟姓別昉氏安定曰建曰廣漢
樹頭聞亦有威奮蜚聲魏晉弥宋涉唐代奕其馭子孫
世食占徙靡常既又益振一作載遷安陽維安陽里其
承有煒吏部之孫魏公之子謙儀侃稱天子使

曰嗟彞侍御史王協于極邦肅于紀咨子爾嘉懋正厥
事彞拜稽首臣昔筮仕左右致養以官就侍天子之仁
既多受社臣罪不穀失我怙恃帝閔臣孤賚之慶馳有
爵有官秩躋第二生則孔榮歿顯亦熾維昔魏公殖善
弗匱備樂孝養亦又多譽茲祥在彞實興佐時維皇好
德是緝公熙肆厚厥有乃永其貽繩一徹似勿替承之
鄆陵之野既封既樹相城址西亦有新墓帝錫之碑昌
此文壽百世其延庸勗爾曹

安定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夫

人陝西諸道御史行臺治書侍御史彞之母也世為浚
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毅由地官屬出主
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于其親而
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
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
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託之夫
人有子二人長即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
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壯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
悟可令早就學也遂求經師諱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
屬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路儒學錄大都四方

以輔轅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交薦
于上應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
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
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
吾志吾遠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
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臣西南四省四憲府之評議屬
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
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
馬祖常曰彞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
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葬於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人杜愚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
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
俱盡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
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而能賢為婦而能孝
為母而能慈後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
矣宜乎富貴壽攷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
古文使為銘義不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
人象服柔嘉有儀百麗于福少也稚弱玉節閨房歸於
家組劄含章教子組且不紊于迂弗靡其全而人成

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居其孜廼成治
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演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
後無疑孽彼種桂我稼則穫且痔錢鏹洹泉出山紆流
相西鬱柏松蒼蔚之濟允矣安寔幽宮是域夫人附
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故榮祿大夫大司農卿郝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弱冠起家給事裕皇邸
以才知名至元二十年擢揚州路治中二十二年遷同
知淮西道宣尉司事又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江淮使
牘有令察司不按劾公受命陞辭懇請許察司按劾財

賦吏贖然後臣敢行詔獎喻而後之未幾丁太夫人艱
扶柩歸塋斬衰哭泣居墓廬哀毀過常制近臣以聞成
廟遣使賜品食憫勞焉縉紳大夫咸榮羨之服除會兩
淮鹽法壞吏因緣大賈相為奸田畝單弱操錢售不得
食鹽益翔貴州縣上狀詔公行戶部尚書乘傳往治既
至督淮南轉運司漕輓廩鹽之在官者輸倉氏主之閱
其書之次以為先後販者不得賄吏破其囊橐均利于
衆大德八年正授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至大元年拜
中書叅知政事二年遷尚書叅知政事階榮祿大夫公
固諱不允乃就職歲餘以疾力辭杜門家居後中書

臣果有罪伏辜公愈以能退自喜獨雍容灌園種樹無
資則持器物鬻之八年履跡不過中門游從之士已知
其無志於一世矣屬延祐天子思用有經術之臣命中
書即家起公為大司農鄉間又病免上以侍醫視藥存
問公雖病猶以國憂而其言語未嘗及其私也延祐七
年三月十一日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祖
其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謚康靖考其贈榮祿大夫司
徒謚孝懿並追贈前國公祖妣賈氏妣孫氏並追封前
國夫人夫人李氏先公十年卒男子二人長曰升次曰
謙早世女子二人皆幼按郝氏出太原郝鄉所謂以鄉

為氏者也其世之或仕或學列于史官者尚矣然以才
諳選進而為股肱之臣者幾何人哉進而為股肱施替一作贊
襄其謀畫者又幾何人哉則郝氏之世自公尤顯矣公少俊偉慷
慨能國語長博通古今經世之學發用之應驗如占筮稽攷
先王宗廟朝廷鐘鼎款識旁及百家之書而親愛族黨撫摩
其孤者又純篤無偽嗚呼書傳所傳愷悌大雅之君子舍公其
誰歟今已矣悲夫其子升將以是月二十一日葬公於都城西
山之麓之原祖常知公實深敢不哭而為銘曰

雲為雨星為石星石何由名不數嗚呼善人保宅安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二



P